

## 腊梅花开爱浓浓

□ 何龙飞 重庆

腊梅花开,香气四溢,勾起我对那些浓浓爱恋的回忆。读中专恰逢腊梅花绽放的时节,班上一名男同学暗恋上邻班叫腊梅的女同学。我怂恿他大胆表白,少受暗恋之苦。他想想也是,仅唱唱“红梅花儿开,朵朵放光彩”之类的歌曲是远远不够的,必须鼓足勇气表达爱意,否则,会后悔。在邻班好友穿针引线下,他与她正式见面,互相表达好感,开启恋爱之旅。然而,好景不长,他与她分手了,只任失恋的痛楚煎熬自己。也许是初恋难忘缘故吧,每到腊梅花开时,他都会忆起与腊梅的短暂爱恋,渴盼着有奇迹出现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离他越来越远。至此,无奈的他只好搁浅那份心思,奋力走出失恋的泥潭,去寻觅属于自己的芳草。不过,为了追忆那段时光,他总会在腊月里买腊梅花回寝室,让花香潇洒嗅觉,慰藉心灵。渐渐地,他的初恋故事被传为佳话,腊梅也成了我和他每次交流时敏感的话题。

毕业后,我当上了小镇文书,除干好本职工作外,就是想有一个家。腊梅花开,姜育恒的《梅花三弄》唱得正火,孑然一身的我学唱着姜育恒的歌,享用着腊梅花的浓香,在同事的撮合下,与师范毕业的她相遇了。本来是有眼缘的,可她要求高,对我有些失望。任凭我如何猛追,她就是不来电。此等形势,只好作罢,我陷入了痛苦中。抬头看见盛开的腊梅花,联想到了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、“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”等富有哲理的话,我又振奋了精神,继续寻找我的知音。好事多磨,谈的女朋友近十个,却因高不成、低不就而纷纷吹灯。又是腊梅花开时,父母终于为我找到了对象,而且一见面就来电,一谈就投机。不到半年,我和她喜结连理。她,就是我亲爱的妻子。能有今天,我和妻都心



知肚明:是父母为媒,腊梅花为证的结晶。

有了女儿后,我倍感责任重大,通过做家务、关心过问等方式,极尽父亲、丈夫之能事,奉献着浓浓的爱。腊梅花开,我是在街上寻香而去目睹的。卖花的老年妇女在寒风中吆喝着兜售,可是买者寥寥无几。面对此情此景,多愁善感的我想起了年迈、在老家不辍劳作的父母,想起了在小家等待我去关爱的妻女,陡地涨起酸涩的心潮,情不自禁地掏腰包买了一大捆腊梅花回家,插于水桶内,盛入水,置于窗台上。很快,花香浓郁,弥漫在小屋内,令人陶醉,也犹如我浓浓的爱,浸润进妻女的心脾乃至灵魂。

今年的腊梅又开了,照样泛黄而馨香,照样被花农挑、背到街上售卖。前些天,妻外出应酬,路过一个叫高笋塘的地方,看见中年男子在卖腊梅花。妻也是柔情似水、心地善良之人,简单侃价后,以8元/束的价格买下两束。腊梅花到家,我欣喜不已,在妻的嘱咐、指导下,洗花瓶、灌水、插腊梅花,忙得不亦乐乎。

长此以往,我的感悟越来越深,腊梅花开,情深,爱浓浓,铭刻进我记忆的窗棂里,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与珍惜。

## 腊味里的亲情

□ 覃寿娟 广西

年关将近,家家户户的楼顶阳台所晒的腊味,就成为冬季最诱人的风景。

小时候家在农村,穷,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,所以最盼望的就是过年。因为过年,无论家境如何窘迫,户户都要晒上一些腊肠腊肉的。一是给孩子们打牙祭,二是用来走亲访友,招待客人。

为了过年能给我们吃上腊肠腊肉,母亲在春暖花开的三月就开始豢养小猪。猪的食量非常大,母亲一人带我们三兄妹在农村生活,在挣工分的同时,还要在自家的菜园种上相当数量的菜,用来填饱猪的肚子。每天生产队收工后,母亲除要做饭洗衣外,大部分时间,是在菜园里忙碌,松土除虫,施肥淋菜,最后摘下满满的一担菜挑回家,切碎了煮熟喂猪。很多个晚上,我们都睡了,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,一刀刀地切着青菜,不留神,手被刀划开口子是常有的事。对于这些,母亲没有半点怨言,甚至在猪进食时,抚着渐渐长大的猪,神情无比柔和。冬至前后,猪也该杀了,除拿一部分去集市卖,换取必要的生活开支外,剩下的猪肉,母亲就做成腊肠、腊肉,过年时给我们打牙祭。每次看着我们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,母亲憔悴的脸总会露出开心的笑。

母亲去世后,我和哥就随了舅舅生活。舅舅是个小公务员,舅娘是个农民,本来就有三个孩子,加上我俩,家里经济日趋捉襟见肘。家事是外婆操持的,为补贴家用,外婆就养猪养鸡养鸭。菜地里种的菜不够喂食,暑天,外婆就挎上大篮子,到街上捡西瓜皮。有一次,七十多岁的外婆拎满水喂猪时不小心摔了一跤,断了肋骨。这事,外婆没说,是舅舅在我们放假回家时告诉我们的,我知道,外婆是怕我们听了难过,年末能让我们吃上香喷喷的腊肠腊肉,才是外婆最高兴的事。有一年寒假将至,外婆养的十几只鸭子不知感染了什么病,忽然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几只。怕读书在外的我们回来过年没有鸭子吃,外婆就把剩下的鸭全杀了,腌制晒成了腊鸭。那一年的寒假,我们吃腊鸭可谓吃得酣畅淋漓。外婆去世后,每当想起她拾西瓜皮的背影,想起她看着我们吃腊味时宽心的笑,仍唏嘘不已。

长大各自成家后,勤快的哥哥也学会了制腊味,晒的腊肠腊肉,比街上小摊灌做的更好吃。除了别人都放的烈酒、香料外,哥哥会买来老姜、小白葱等榨了汁,一起放到肉里搅拌,这样,灌出来的腊肠格外地香,我是吃了又想。所以每年的冬天,晒着暖暖的太阳,我都嚷道,哥,什么时候灌腊肠?十多天后,哥就把晒好的腊肠便送到我家。前几年哥搬进了新家,帮邻居家的阿婆修好了先前坏掉的洗衣机。阿婆退休前是腊肠工厂的职工,见哥心肠好,送了一些酒给哥腌制腊肠,那酒可不是普通的酒,是泡了十多味草药的料酒,用它腌制成的腊肠,吃一口,满嘴留香。哥见我爱吃,特意又腌制了猪耳朵送给我。

如今,每每吃着这些腊味,想着腊味中包含的浓浓亲情,都让我感动不已。人世间,还有什么比这亲情更珍贵!

## 黄晔先生的十六行诗

□ 李百灵 合肥

黄晔先生制酒,亦制诗。在陈瑶湖畔,陈瑶湖在安庆枞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安庆报社当诗歌编辑,他与黄复彩先生多有交集。他与黄是同宗,我与黄是同事。彼时黄晔开书店,背唐诗,看马雅可夫斯基。秋风起,黄叶如金,黄花遍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光。黄金时代的黄晔,除了写诗他还能干什么?他还会制酒。写诗他从古诗入手,而后写新诗。制酒他从黄酒入手,而后酿白酒。从与人合伙海神黄酒开始,到如今自创的缘酒,如今的黄晔如日之升:缘酒已成中国驰名商标,黄晔也成为“诗商”的代名词。他与诗人说酒,与酒友谈诗。在他的缘酒博物馆,他又与我说收藏。在他的田头晒场,五谷杂粮杂陈,我又闻到了多年不见的稻花香。

就诗论诗,可以肯定一点,黄晔先生是个勤奋的人。八本诗集,仅让你抄一遍,你头皮都发麻。有和尚刺血写经,谁会像黄晔这样呕心制诗?应当说,黄晔先生诗艺上的最高成就,就是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十六行诗,正如阶梯诗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标签,破折号是庞培的标签,慈悲是杨键的标签,“天空下的河流”是沈天鸿的标签,甬管形式抑或内容,必须在奔走呼号的诗人群像中找到自己的标签,找到独一无二的“这一个”。我这样说吧,小胡子和十六行,就是黄晔的标签,就是黄晔的创新与坚持。

十六行诗很难写,就像“七律”与“念奴娇”,诗词一旦署上格律的标签,就像戴着镣铐跳舞,铿锵作响容易,自由飞翔就难了。细细揣摩黄晔之诗,正是早年的唐诗宋词的浸润,暗合“起承转合”的节奏,信手拈来,老树生花。每首四段,每段四行,计十六行。第一段为“起”,第二段为“承”,第三段为“转”,第四段为“合”。比如意境、比如押韵、比如节奏、比如张力,旧瓶装新酒,源远流长。虽为短笺,却意味深长。在古诗翻新中,除了甘伟的现代诗绝句,能这样系统写作十六行诗的,黄晔是唯一的。

诗无达诂。可是黄晔的诗却很好懂。我试图在这一本诗集中,找出好诗若干向读者推荐,可是正如在打谷场上要找出更加饱满的谷粒,那也是很难的。随便

掬起一杯水,那是黄晔歌咏过的陈瑶湖的湖水。陈瑶湖在黄晔诗中不断呈现。黄晔是陈瑶湖的守望者,也是“陈瑶湖”的创造者。陈瑶湖是黄晔的“母亲之湖”。

“施湾的一条河,就在陈瑶湖的门口;  
枫沙河的一座桥,连续一杯酒的去处……”

——《施湾的一条河》

像这样不经意开篇,旋即峰回路转。

“仿佛昨日的暖阳,  
照在别人的田野上,  
仿佛收割的镰刀,  
割在风口浪尖上”

——《仿佛就在身边》

像这样一唱三叹的句式,层层递进,回环往复,最后猛然惊醒:

“仿佛是自己的兄长  
撞在了枪口上!”

他写《陈瑶湖》,写《瓦全铺子饭店开张了》等,都是他“梦中的村庄”,都是些“温暖的句子”。在“时间的河流”里,一些人走了,一些花开了,他都能欣然入诗,或“悲欣交集”,如“诗人陈超之死”,“李玉刚出家”。这有点像李白的诗。比如汪伦,比如岑夫子、丹丘生,最多算个土豪吧,却因为李白的诗而著名。黄晔也是这样,一切有情皆可入诗。而在安庆枞阳陈瑶湖这个地方,天上九头鸟在盘旋,地上的人民在劳动,黄晔则把酒临风,他在歌唱。黄晔的诗真的是可以歌唱的,有会作曲的朋友,且将其诗作歌词试试。如此铿锵明快的节奏,清新隽永的面貌,在当今晦涩混乱的诗坛,应当是颜值很高的。

枞阳这地方,过去为桐城派区域,所以老古董多,老传统多,老文人多。黄晔尚古,爱收藏,藏之缘酒博物馆。黄晔善书,除汉隶写得一波三折之外,还会写一笔大字。那字是真的大,谓之榜书。一人高的宣纸上,总不忘标榜一个“缘”字。各种“缘”字集锦,尽态极妍。喝酒也是一饮而尽,再而三,三而醉。将“缘”字发扬光大,将酒气发散于江湖,将十六行诗歌进行到底。我这样祝福黄晔。

### 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,不要辞藻堆砌,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2015年刊发的文章,没能收到稿酬的,麻烦联系 478702039@qq.com。